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録　參

西明寺沙門釋道撰

祭祠篇第六十九

占相篇第七十

祭祠篇此有三部

述意部　獻佛部　祭祠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金玉異聲在人共遵玄儒別業
遂迹同遵豈必孔老名國偏獨師從
佛處遠界有心捐華未勝真物
是見是非之理不藏自言孔丘之論
造廟千載之規道含遺言往寺萬代
之靈欲使見形念孟歸心敬
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
事木母之形無盡解興義乎承多善佛
塔眇尋瞻古遠想清塵既種成林功
理不越又按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
廟大夫卿士合有階級故天曰神祭
天於圓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
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古昔
撫寧之功由或立形村足樹像城門
豈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

四生慈父威德為萬聖所遵風化為羣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群流之歸滄海大光攝受如雨曜之伴衆星自月氏遺影那竭灰身舍利徧流祇洹遂造乃聖乃賢憑茲景福或草或寶莫此獲安者矣

獻佛部第二

問曰如七月十五日聖教令造佛盆獻供於此日出復多人咨未知此物出何處擬答曰若有施主通用之物此將處待若無施主通用之物即須觀寺大小常住不定如似小寺非是國造無外獻供復無音聲臨時興設隨僧豐儉出常住僧物造食獻佛及僧此亦無過以佛通應供僧數所以諸寺每年大小食時常出佛僧兩盤故知得用若論布薩說戒佛則不入羯磨僧數何以故三寶位別故

若是國家大寺如似長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別有勅賜田莊所有供給並是國家供所以每年送盆獻供種種雜物及盆音樂人等并有送盆官人來者非一未知出何

等物從人若又金末至已前佛
前獻佛齋事後出何物造作答
曰若有通用之物先用此物若無此
物復無別施此得出常住僧物看待
人客又造獻食國曰依律惡比近來
尚不合處善此並本應與此既常住
僧物何得開給耶答如僧祇十誦
律等國王大臣並惡賊奪僧有損
益者佛開知事出僧物看待並得無
犯與非俗人合消但開知事不看待
者交為佛僧有損所以開看無犯既
知是今時國家造盆獻佛百官音
樂是大人令發心盆無得不看若不看
現交被責得物給外交出家之人但
求他物不自給俗人見近不知遠
謂言人合得合消焉知未報佛知損益
所以開制隨情問曰佛前獻佛食若
用常住僧物造作者過事已後定入
常住僧此事不疑未知外有施主獻
盆獻佛種種雜事等此屬何處答曰
並量施主情有通局若施主依經造
作元為投存亡眷屬事歸十方凡聖
坐夏自恣之僧方能投拔此親得離

三塗衆生人天所以獻佛之[illegible]後所有[illegible]
飲食餘長及生供米麪之屬等並入
常住僧用以還供僧食自外雜物錢
財衣物等並入夏坐各主同分四
分下文夏食不應分聽分夏衣及白
衣等
若施主居心唯獻佛食入僧自外雜
物錢財或入佛入法入現前僧等隨
他施意不得違逆故薩婆多論云若
施佛寶者置爪髮塔中供養法身佛
以法身常在故又薩婆多論問曰佛在
世時諸供養三寶物中常受一人分
所以滅後偏取一分答曰佛在世時
色身受用故取一人分滅後法身功
德勝僧故取一分也若施法者分作
二分一分與經一分與論讀誦說法人若施
法寶者懸置塔中供養理法寶者
施僧寶者亦著塔中為供養第一義
諦僧故若言施衆者凡聖俱得以言
無僧故既知是施之時善須知通
塞勿令互用致有乖違[illegible]
[illegible]
又僧祇律云供養佛物得多聽轉

[illegible]

言香燈猶故多者轉言當者無盡財中
又五百問事云佛塔物多欲作餘佛事
者得施主不許者不得又四分律云
供養佛塔食治塔人得食又善見論
云佛前獻飯侍佛比丘得食若無比
丘白衣侍佛亦得食
議曰此據局者如前所斷若汎爾道
俗設齋獻佛及聖僧食施主情通唱
餘食施後還入施主不勞收贖又寺入
侍人法僧二物類前可知
問曰七月十五日既關道俗造盆獻
供未知得造寶盆種種雜珍獻佛以
不答曰並得若依小盆報恩經略無
寶物依大盆淨土經即有故十六國
王聞佛說目連救母脫三劫餓鬼之
苦生人道中母子相見時瓶沙王即
勅藏目為吾造盆藏目奉勅即以五
百金盆五百銀盆五百瑠璃盆五百
硨磲盆五百瑪瑙盆五百珊瑚盆五
百琥珀盆各各盛滿百一味飲食事
事如法將來獻佛及僧准此定得
問曰依小盆經云佛告目連十方衆
僧七月十五日自恣時當為七世父

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

五果汲灌盆器香油然燭牀臥衆具
盡施甘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
衆僧祠受盆時先安在佛塔前衆僧
呪願竟便自受食不論雜華供養今
時諸寺有力富者廣造雜華或用雜
寶或用雜綵或用米麪或用諸臘或
用鉛錫或用雜色等亦有道俗貴勝
議論此事目連為母生在餓鬼佛令設
百味飲食獻佛及僧何因將此寶華
雜物獻之佛僧豈得食此寶華雜色
等不答曰不得以已褊劣妨他大福
故大盆經云瓶沙王造五百金鉢盛
滿千色華五百銀鉢盛滿千色白木
香五百瑠璃鉢盛滿千色紫金香五
百硨磲鉢盛滿千色黄蓮華五百馬
瑙鉢盛滿千色赤蓮華五百珊瑚鉢
盛滿千色青木香五百琥珀鉢盛滿
千色白蓮華王視如法即勑兵自嚴
駕十四萬衆俱到祇桓寺禮佛奉盆
及僧以七寶具盆鉢俱施與佛及僧受
用竟還駕歸國七世父母超過七十
二劫生死之罪共須達居士毗舍

從母二百優婆夷波斯匿王末利夫
人等須達國內徐目連盆法為吾造
盆各用五百紫金盆黃金盆盛滿百
一味飲食後以五百紫金輦車五百黃
金輦盛滿百一物事事具足遂至王
及夫人前見其如法時王即以嚴駕大人
萬衆共至佛前奉千金盆千金輦等畢敬
禮還父母超過七十二劫生死之罪
問曰如前所斷依經施主將實盆雜
華開獻如前若無施主得用常住僧
物造華供養佛不否答曰亦須量時觀
前損益若如小寺無多貴勝復無外
識者不合用常住僧物造作雜華佛
前供養僧地樹生華者得取佛前供
養故十誦律云僧園中樹華聽取供
養佛塔若有果者使人取供僧噉又
毗尼母論云已處分地種樹得木後用治
房不須白僧僧樹治塔和僧得用故
寶取經云若用僧物修治佛塔依法
乘僧和合得用不和合者勸俗修治又
薩婆多論云四方僧地不和合者不
得作佛塔為佛種華果若僧中分得
者聽隨意供養食若華多無限者隨用

從本文寶物郵經云欲興寺大舍從本者所
施之物付與僧已不得更得干預若
其本主邊取錢財開並須七倍還
僧若有新立寺時此並啓白眾僧其
寺內種種所有華果樹林枝葉子
實專現前僧食并施一切眾生若不
合者無問道俗食者得罪識白既知
三寶各別不得互用初立寺時佛院
僧院各須位別如似大寺別造佛塔
四周三廊內所有華果得此物者並
屬塔用三廊以外即屬僧用故十誦
律云佛聽僧物佛圖得畜使人及象
馬牛羊等各有所屬不得互用又寶
梁寶部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
無與佛法物作主復無可諮白不同
僧物常住招提互有所須營事比丘
和僧索欲和合者得用又薩婆
多論云寺若經荒饑三寶園田無
有分別可問處者若僧和合隨意處
分若屬塔永用塔功力者僧用得重
罪若功力由僧者當量多少僧取
用之莫令過限則得重罪上來所列
不寺無人錢損即須依前所斷若如今

時或有大寺[illegible]國家營造[illegible]別有供[illegible]養
有勅賜田莊官人金貴勝回多來往費
無通用之物豈得不看復如七月十
五日佛殿前獻供豈得留戀若不廣
造飲食華果獻佛雖加少多常食獻
佛得不償有在上參訪被俗譏論道
僧慳悋不如白衣非直不敬於佛亦
不懼在上一朝被責豈得推注僧物
不合將獻佛既知如是若無通用之
物此得用常住僧物種種造作菓菜香
味飲食獻佛令他俗人生善滅惡此
亦無損雖用僧物不能裁割人存亡
眷屬且免被俗譏謗之罪如五分律
云俗人入寺值僧食僧不供給被俗
譏謗佛聞聽與既許開與惡器盛
與亦被俗嗔佛言聞與好器此並由知
事摩摩帝等臨時斟酌進不入會豈
即稱聖意不得雷同一向固執數五
分律云雖是我語於餘方不清淨者
不行無過雖非我語於餘方清淨者
不得不行（此言兩輔句半不錄）
又佛說除災患經云今時雖邪雖國
治氣疾病死亡無數無所歸趣國王

大臣集會撰議國遭災患非邪所擢
疫火所燒死亡無數當以何宜以除
災害或有議言當於諸城門設祠祀
道或有議言當於城中四衢路頭立
大祠祀禳却災氣時衆會中有一長
者名曰彌尼言于明奉佛五戒修行十
善議曰唯聽所言國遭災患死亡無
數如仁等議害生救命豈得終乎以
先世時所行不善今遭斯厄當設方
便以善禳惡求與苦別如何反倒行
害求安長夜受苦無有出期時諸大
合問于明曰當設何宜于明對曰世
有大于天人之師一切覆護慈愍衆
生號名爲佛獨步三界若能降致光
臨國者災害可除人民安泰大衆聞
之莫不稱善如仁所言甚成大快佛
在王舍阿闍世國與吾國相接豈普
聽來乎明曰佛興出世志存救苦猶
若虛空無所罣礙亦如日光莫不蒙
育佛憐國厄必來無疑但遣重辭
謝聞王而得和協國王大臣皆同意
言唯請信士長者于明是佛弟子可
以爲使命時于明受使徑往大衆皆

起向佛方面叉手長跪五體投地以
頂禮佛於是月明受命為使詣王舍
城通書啓言具陳來意王告月明可
詣佛所月明受命於是月明詣竹
林行到精舍見佛世尊盡虔禮敬具
申請意時佛默然許其所請月明見
佛受請歡喜無量時王舍國境一切
神祇天龍鬼神知佛受請當詣他國
莫不驚動悵然不悅於是闍王與群
臣一切大眾數億千人五體投地自
歸懺悔過垂淚送佛佛現神變到維
耶離國人民五體作禮自投佛足
歸命三寶香華伎樂繒蓋幢旛奉迎
世尊香華覆地奇路供養日日不絕
至于國城佛與聖眾天龍鬼神住于
城門以金色音德相之手闢城門閫
以梵清淨八種之聲而說偈言
諸有眾生類　在土界中者
行住於地上　及虛空中者
慈愛於眾生　令各安休息
晝夜勤專精　奉向眾善法
說此偈已地即為之六反大動佛便入
城空中鬼神步空遊散地行鬼神諍

門現出城門不吝及各奔來崩城論
出於時城中諸有一不淨廁穢臭惡下
沈入地高卑相從淨現皆平當視當
聽經語覺行往者得正病者除命家
馬牛畜悲鳴相和鐘樂器一不鼓自
鳴音調和琴瑟珠環相敲妙聲響物
死還自然有骨柔輭清和暢妙法音
地中伏藏自然發出一切衆生如遭
熱渴得清涼服飲澡浴泰然歸息
學衆病除治得解脫亦復如是迷回
當知諸佛神力不可思議衆生業力
亦不可思議莊嚴論云若有善業
自然力發受等報雖有國王豈援
之力不能令業力消獲果報我昔曾聞
有一人食僧物作是思惟當說大祀求於
現世饒益作是念已語其弟言
汝可勤作田好生計勿令家中有所
之經便將其弟往至田中此處可種
胡麻此處可種大小麥此處可種禾
大小麥等亦復種處已向天祀中說
祀祭身作大會會羊華香香花塗
地與衣禮拜禱禱福捐堅現世增
益時天祭時天神作是觀彼負

人家先世中頗有布施功德因緣不
若少有緣當設方便使有饒益觀彼
今已了無布施少許因緣復作是念
彼人既無因緣而今精勤求請於我
徒作勤苦將無有益復當怨我便化
為弟來向祀中時兄語言汝何所種
來復何為化弟白言我亦欲來求請
天神使神歡喜求索衣食我雖不種以
天神力田中穀麥自然足得兄責弟
言何有田中不下種子望有收穫無
有是事即說偈言

四海大地內　及以一切處
何有不下種　而獲果實者

尒時化弟諸其兄言世間乃有不下
種子不得果耶兄荅弟言實尒不種
無果時彼天神還復本形即說偈言

汝今自說言　不種無果實
先身無施因　云何今獲果
汝今雖辛苦　斷食供養我
徒自作勤苦　又復擾惱我
何由能使汝　現有饒益事
若欲得財寶　妻子及眷屬
應當淨身口　而作布施業

不得福利
不應當罪行
道各由業故
亦各有差別
福少興成德
一切皆由業
持戒生天上
感得物相滅
世言所獲報
此理皆返因
是故應修業

日月及星宿
以照世間故
天上諸天中
福力成德成
是故知世間
布施得財富
若無布施緣
定慧得解脫
十方之所說
不施損亂我
以求將來果

又長阿含經云一切人民所居舍宅
皆有鬼神無有空者街衢道陌屠膾
市肆及諸山塚皆有鬼神無有空處
凡諸鬼神皆隨所依即以為名若人
初生皆有鬼神隨逐擁護若人欲死
鬼收精氣行十惡人若百若千共一
神護行十善者猶如國王以百千人
而衛護之又十方譬喻經云天上天
下鬼神不與人壽命罪福當至來生不
能活人不能殺人不能使人富貴貧賤
但殺生人作惡祀殺因人衰耗而往亂
之若世祠福令人向欲得設祠祀耳

故至孝子見神召求 如論雖可得力也

又普曜經於時迦葉以偈報佛

自念祠祀求　已經八十年
奉風水火神　日月諸山川
夙夜不懈發　心中無他念
至竟無所獲　値佛乃安寧

又雜寶藏經云昔日有一婆羅門事廟室天晝夜奉事天即問言汝求何等婆羅門言我今求作此天祀主天言彼有群牛汝問最前行者即如天語往問彼牛汝今何似為苦為樂牛即答言極為大苦刺刺兩脇背屢脊破駕挽車載重無休息時復問言汝以何緣受是牛形牛答之言我是天祀主自恣極意用天祀物命終作牛受是苦惱聞是語已即還天所天即問言汝今欲得作天祀主不婆羅門言我觀此事實不敢作天言人行善惡自得其報婆羅門悔過即修諸善改往前惡又雜寶藏經云昔有老公其家巨富而此老公思得美食詭作方便指田頭樹語諸子言今我家業所以諸富由此樹神恩福故爾今日汝等

亘可時中取羊以用祭祀時諸子等（珠林卷第六十二 十張 亐）
承父教勅尋即殺羊禱賽此樹即於
樹下立天祀舍其父後時壽盡命終
行業所追還生己家羊群之中時值
諸子欲祠樹神便取一羊遇得其父
將欲殺之羊便嚜嚜笑而言曰而此樹
者有何神靈我於往時爲愚無故妄
使汝祀皆共汝等同食此宍今償殃
罪獨先當之時有羅漢過到乞食見
其亡父受於羊身即借主人道眼令
自觀察乃知是父心懷懊惱即壞樹
神悔過修福不復殺生

祭祠部第三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或有說言子
修善法父作不善因子修善令父不墮
三惡道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身口意
業各別異故若父喪已墮餓鬼中子
爲追福當知即得若生天中郗不思
念人中之物何以故天上成就勝妙實
故若入地獄受諸苦惱不暇思念是故
不得畜生人中亦復如是若謂餓鬼
何緣獨得以其本有愛貪慳悋故墮
餓鬼既爲餓鬼常悔本過思念欲得

是故得之若所爲者生餘道中其餘
眷屬到墮餓鬼者皆悉得之是故智者
應爲餓鬼勤作福德
若有祠祀誰是受者隨其祠處而爲
受者若近樹林則樹神受舍河泉井
丘林塼　亦復如是是人祀已亦得
福德何以故令彼受者生喜心故是
祀福德能護身財若說殺生祠祀得
福是義不然何以故不見世人種伊
蘭子生旃檀樹斷衆生命而得福德
若欲祠者當用香華乳酪酥果爲之
追福則有三時春時正月夏時五月
秋時九月
若以房舍臥具湯藥園林池井牛羊
象馬種種資生布施於他施已命終
是人福德隨所施物隨用久近福德
常生是福追人如影隨形或有說言
終已便失是義不然何以故物壞不
用二時中失非命盡失
若出家人勸在家人歲節之日藥飲
食者隨出法故非是貪也亦信世法
出世法故若能隨家所有好惡常樂
施者名一切施若以身命及以妻子所

重之物施於人者是則名為不思議

施

又正法念經云若為三人修行布施生

鬼道者鬼谷得福以鬼知悔前身慳

貪故為施時彼則歡喜若生餘道多

無得力如得生天純受樂報不悔本

因無心思福故經云若生天中都不

思念人中之物何以故天上成就勝妙

寶故若人地獄受諸苦惱不暇思念

畜生亦介

故婆沙論為餓鬼作福鬼得飲食亦

增益身臭者得香惡色得好色又經云

如諸鬼等所食不同或膿或糞得是

施巳一切變成上妙色味若鬼異處

受生親為施時彼鬼業力遙知生喜

若還在家受苦報者親為施者鬼自

親見生喜

又婆沙論云有人不如法求財及其

得時以慳惜故於巳眷屬尚無心與

況復餘人以無施心故身壞命終墮

餓鬼中若在本舍邊不淨糞穢廁溷

中住諸親里等生苦惱心作如是念

彼積聚時物自不受用又不施人以

苦惱故欲施其食共請諸眷屬親友知
識沙門婆羅門施其飲食尒時餓鬼
親自見之於眷屬財物生已有想作
如是念如此財物我所積聚今施與
人心大歡喜於福田所生信敬心若生
餘道多不得分縱令主人不得此福
故為修善自得大利如似起慈自常
獲福
又智度論云如慈心念諸衆生令得
快樂衆生雖無所得念者大得其福
若不樂施縱生天得聖還乏衣食故
優婆塞戒經云持戒雖得羅漢不遮
飢苦生天不得上食瓔珞若樂行施
雖隨黽畜常能無之
又未曾有經云有王白佛言我父先
王奉事外道常行布施求生天福如
斯功德生何天耶佛告王曰前王果
報今在地獄所以者何不值善時不
遇善友無善方便雖修功德不得免
罪布施之功不忘失也候罪畢時方
當受福當知修福不與罪合究帝大
王有五種惡業生地獄中一者憿慢
嫉弊事無廉細便起瞋罰不忍辱故

二者貪愛賄貨斷事不平致令天下
懷怨恨故三者游獵嬉戲害國人民
害衆生所愛命故四者躭著女色得
新厭舊撫接不平致怨恨故五者破
戒以此文證故知事邪修福善惡當
剋苦樂兩報不相離亂何況刹那多
聞正信三寶而招苦報又非無三時
經云佛告阿難善男子人求道要禪
先當斷念人生世間所以不得道者
但坐思想纖念多故一念來一念去
一日一宿有八億四千萬念念念不
息一善念者亦得善果報一惡念者
亦得惡果報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是
故善惡罪福各別
又中阿含經云若爲死人布施祭祀
者若生入餓鬼中者得食除餘趣不
得由各有活命食故若親族不生中
者但施自得其福乃至施主生六趣
中施福常隨以持戒故雖得人身必
須餘福助報也往生經云亡後作福
死者七分獲一餘者屬現造者
又灌頂經云阿難問佛言若人命終
送著山野造立墳塔是人精現在中

以不佛言亦在亦不在若人生時不
造善根不識三寶亦不爲惡無善受
福無惡受殃無善知識爲其修福是
以精魂在冢塔中未有去處是故言
在或其前生在世之時大修福善精
勤行道或生天上三十三天在中受
福或生人間豪姓之家到處自然隨
意所生又不在者或其前生在世之
時殺生禱祀不信真正邪命自活諂
僞欺人墮在餓鬼畜生之中備受衆
苦經歷地獄故言不在冢塔中也或
不在者或是五穀之骨未朽爛時故
有微靈骨若糜爛此靈即滅無有
氣勢亦不能爲人作諸禍福靈未滅
時或是鄉親命終之人在世無福又行
邪諂應墮鬼神或爲樹木雜物之精
無天福可受地獄不攝縱捨世間浮
游人村既其無食恐動於人作諸變
怪扇動人心或有妖魅邪師以倚爲
福見諸福祐欲得長生愚癡邪見殺
生祠祀死入地獄餓鬼畜生無有出
時可不慎之又若人臨終之日當爲
燒香然燈續明於塔寺中表刹之上

[illegible]

懸命過幡轉讀尊經竟三七日所以
然者命終之人在中陰中身如小兒
罪福未定應為修福願亡者生神使
生十方無量剎土承此功德必得往
生亡者在世若有罪僁應墮八難以
幡燈功德必得解脫若有善願應生
父母在於異方不得疾生以幡燈功
德皆得疾生無復留難若得生已當
為人作福德之子不為邪見之所得
便種族豪強是故應修福善幡燈功
德又若四輩男女若臨終時若已命
過是其亡日造作黃幡懸著剎上使
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十方諸佛淨
土幡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菩提幡
隨風轉破散都盡至成微塵風吹微
塵其福無量幡一轉時轉輪王位乃
至成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燈四十
九照諸幽冥苦痛衆生蒙此光明皆
得相見緣此福德拔彼衆生悉得休
息
又淨度三昧經云八王日諸天帝釋
鎮臣三十二人四鎮大王司命司錄
伍羅大王八王使者盡出四布覆行

復値四王十五日三十日所奏案挟
人民並行善惡地獄王亦遣輔臣小
王同時俱出有罪即記前齋八王日
犯過福福有救罪隱無他用福佑救
到後齋日重犯罪數多者減壽條名
與死歲月日時關下地獄地獄承文
書即追獄鬼持名錄名獄鬼無慈兇
日未到強捉作惡令命促盡福多者
皆三界四天善天道善神營護其身[illegible]下
地獄拔除罪名除死定生後生天上
又觀佛三昧經云爾時曠野鬼神白
佛言我等諸人今者不食當食何物
佛勅鬼王但不殺我弟子當施汝
食乃至法滅我故令汝能滿鬼
王聞喜受佛五戒禮經亦制諸寺
聞弟子出衆生食濟鬼神又智度
論云鬼神得人少許飲食即能變使
多令得充足
又譬喻經云佛與阿難到河邊行見
五百餓鬼歌吟而行復見數百好人
啼哭而過阿難問佛鬼何以歌舞人何
以啼哭佛告阿難餓鬼家兒子設福
爲其作福行得解脫是以歌舞好人

家見子親屬作為殺害無有與作福
德之者後大災福之是以論果也
又福願果報經云昔有婆羅門夫婦
二人無有兒子財富無數壽終時
自相謂言多畜錢以為有補其國
俗法死者不埋但著樹下各各五十
金錢身爛錢出國中有一賢者行見
慈之然流淚傷其慳貪取為設福請
佛及僧盡心供養布施佛前繇名呪
願時慳夫婦受餓鬼苦即生天上為
請回車時生天者即得天眼知為作
福從天來下但伴守以佐助超越佛
言此廚間伴少是眞超越佛為說法
即得道迹賢者亦得道迹眾僧歡喜
皆得生天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賢欲入大海要
須導師即共求覓得一導師相將發
引至曠野中有一天祀當須人祀然
後得過於是眾賈共思量言我等盡
親如何可殺唯此導師中用祀天即
殺導師以用祭祀祀天已竟迷失道
路不知所趣窮困死盡一切世人亦
復如是欲入法海取其珍寶當修善

行以爲導[illegible]師毀破善行生死曠路永
無出期經歷三塗受苦長遠如彼商
賈將入大海殺其導者迷失津濟終
致困死

頌曰

神鬼難測 禍來容往 援以福基
薦以歆饗 兼令幽塗 革免飢想
凡聖等祠 福祐無爽

感應緣 有二十三驗

益州西南有石室廟神
晉廬陵太守龐企螻蛄神
侯全槐山桑樂久神
殷大夫彭祖堂室有虎神
漢蔣子文死爲鍾山下神
漢會稽鄮縣吳望子感神
晉巴丘縣有巫師感神
晉夏侯玄爲司馬景王殺徵
晉居士張應改俗祠事佛有徵
宋陳安居廢祀神事佛有徵
宋秦僧歛勸奉佛有徵
梁沙門釋僧護有俗廢廟有徵
唐偘曹得妻皇甫氏冤死有徵

益州之西雲南之有祠神剋山石爲

臺下有民奉祠之自稱黃石國言此
祠張良所受黃石之靈也清淨不宜
穢諸有祈禱者持百張紙一雙筆一
丸墨置石室中而前請乞先聞石室
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所言便具
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
故廬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說
其遠祖不知幾何世也坐事繫獄而
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服之及獄將
上有螻蛄蟲行其左右其祖乃謂螻
蛄曰使尒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
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去有頃復
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
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竟
報當行刑螻蛄夜掘壁根為大孔乃
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
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螻蛄於都
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為饌乃投
祭祀之餘以祠之至今猶尒
偓佺者槐山采藥父也好食松實形
體毛長七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逮走
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也時受服者
皆三百歲

彭祖者殷時大夫也歷夏而至商末
號七百常食桂芝歷陽有彭祖仙室
前世云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
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訖地則有兩
虎跡云 右四事出搜神記

漢蔣子文者廣陵人嗜酒好色跳
常自謂青骨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
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
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
吏見文於道頭乘白馬執白羽侍從
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
為此土神以福爾下民耳宜告百姓
為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
疫百姓輒恐動頗有竊伺之者矣文
又啓孫氏官宜為吾立祠不爾將使
蟲入耳為災俄有小蟲如塵蝱入耳
皆死醫不能治百姓逾恐孫主未之
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
吏為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
處火及公宮縣主患之議者以為鬼
有所歸乃不為厲宜有以撫之於是
使者封子文為中都侯次弟子緒為
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為立廟堂轉號

[illegible]
鍾山以表其靈今建康東北蔣山是
也自是災沴止息百姓遂大事之右
一驗出搜神記
漢人會稽鄮縣東野有一女子姓吳字
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鼓
舞解事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
見一貴人端正非常人乘船手力十
餘皆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
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
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
子既到跪拜神坐見向船中貴人儼
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
因擲兩橘與之數數現形遂隆情好
望子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曾思噉
鱠一雙鮮鯉應心而至望子芳香流
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奉事經歷
三年望子忽生外意便絕往來右此一
驗出搜神記
晉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
病死土地神將送詣太山俗人謂巫
師為道路人過福舍門前土地神問
吏此是何等舍門吏曰道人舍土地
神曰是人亦是道人便以相付禮入

門見數千間瓦屋皆懸竹簾自然牀 法苑珠林第五十二 第二十九張 娣 妾
榻男女異處有誦經者唄偈者自然
飲食者快樂不可言禮文書名已至
太山門而又身不至到推土地神神
云道見數千間瓦屋即問吏言是道
人即以付之於是遣神更錄取禮觀
未徧見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逐
欲撞之便怖走還出門神已在門迎
捉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
皆何所為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為人
解除祠祀或殺牛犢猪羊雞鴨府君
曰汝罪應上熱鐵使吏牽著鐵所見
一物牛頭人身捉鐵叉叉禮著鐵上
宛轉身體焦爛求死不得已經一宿
二日府君問主者禮壽命應盡為頓
奪其命校錄籍餘筭八年府君曰
錄來牛頭人復以鐵叉叉著鐵邊府
君曰今遣卿歸終畢餘筭勿復殺生
淫祀禮忽還活遂不復作巫師云[illegible]
出幽冥記
晉貞侯玄字太初亦當時才望為司
馬景王所忌而殺之玄宗族為之設
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傍悉取果

食酒矣以內頸中既畢還自安言曰吾
得訴於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
而景王薨遂無子其弟文王封次子
為齊繼景王後攸薨猶子冏嗣立又
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弟云家須
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得訴怨得
申故也 出冤魂志
晉張應者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
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
禱備至財產略盡妻法家弟子也謂
曰今病日困求思無益乞作佛事應
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鎧曇鎧曰佛
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視無益應
許當事佛曇鎧與期明日往齋應歸
夜夢見一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汝
家狼籍乃尒不淨見曇鎧隨後曰始
欲發意未可責之應先巧眠覺便炳火
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鎧明往應具說
夢遂受五戒斥除神影大設福供妻
病即間尋都除愈咸康二年應至馬
溝糴鹽還泊蕪湖浦宿夢見三人以
鋸鉤鉤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
曰奴叛走多時應怖謂曰赦我當與

[illegible]

君一升酒調乃放之調應但畏後人
復取汝耳眠覺腹痛泄痢達家大困
應與曇鎧鬪絶已久病甚遽呼之適
值不在應尋氣絶經日而蘇活說有
數人以鐵鉤鉤將北去下一坂岸岸
下見有鑊湯刀劍楚毒之具應時寤
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鎧字但喚和
尚救我亦時喚佛有頃一人從西面
來形長丈餘執金杵欲撞此鈎人曰
佛弟子也何入此中鈎人怖散長人
引應去謂曰汝命也盡不復久生可
暫還家頌唄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
日當復命過即生天矣應既蘇即復
休然既而三日持齋頌唄遣人踈取
曇鎧名至日中食畢禮佛讚唄偏與
家人辭別澡洗著衣如眠便盡
宋陳安居者襄陽縣人也伯父少事
巫俗鼓舞祭祀神景廟宇充滿其宅
父獨敬信釋法旦夕齋戒後伯父亾
無子父以安居紹焉安居雖即伯舍
而理行精求淫饗之事廢不復設於
是遂得篤病而發則為歌神之曲迷
悶僻如此者彌歲而執心愈固常

善曰若我不殺之志遂當庖宰者久
先自齋戒四體乃就其事家人並諫
之安居不聽經積二年永初元年病
發遂絕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殮至七
日夜守視之者覺屍足開如有風來
飄衣動衾於是而蘇有聲家人初懼
屍蹶並走避之既而稍能轉動未求
飲漿家人喜之問從何來安居乃具
說所經見云初有人若使者將刀數
十呼將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
有福未可縛也行可三百許里至一
城府樓宇甚整使者將至數處如局
司所居末有人授紙筆與安居曰可
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即如言疏名
成數通有一寺從內出揚聲大呼曰
安居可入既入稱有敕付刺姧獄吏
兩人一云與大械一云此人頗有福可
止三尺械疑論不判乃共視文書久
之遂與三尺械有須見有貴人輿從
數十形貌閑雅謂安居曰汝那得來
安居具陳所由貴人曰汝伯有罪但
宜錄治以先植小福故暫是得游散乃
敢告訴吾與汝父幼少有舊見汝依

然可隨我共游觀也獄吏不肯釋械
曰府君無敕不敢專輒貴人曰但付
我不使走逸也乃釋之貴人將安居
徧至諸地獄備觀眾苦略與經文相
符遊歷未竟有傳教來云府君要安
居安居怛懼然求救於貴人貴人曰
汝自無罪但以實對必無憂也安居
至閤見有鉗梏者數百一時俱進安
居在第三既至階下一人服冠邈立
手圖前讀諸罪簿其第一者云昔
娶妻之始夫婦爲誓有子無子終不
棄本而其人本是祭酒妻亦奉道其
化導從眾得往安第子因而姧之遂
棄本妻妻常寃訴府君曰汝夫婦
違誓大義不罪二終罪一也歸語義
者在三而姧之是父子相婬無以異
也付法局詳形次讀第二女人辭牒
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
里家妾嬰器於福竈口而此婦眠重
嬰兒於竈上匍匐走行着汙器中
此婦洗已即請謝神祇洗滌精潔而
其曩夕無囂言此婦言無有大過鬼
神置此女人得行穢汙司命開恕故

録送之府君曰眠竈非過小兒無知　先律科[illegible]
又已請謝神明是無罪也男當言
無道誣謗幽靈可録之來須臾而到
赤官提至安居階下人具讀名牒為
伯所訴云云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
也其伯殺害無辜嘗誣百姓罪宜窮
治以昔有小福故未知罪耳今復誣訴
無辜教催録取未及至而府君遣安
居還云若可還去善成勝業可壽九
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也安居出
至閣局司云君可拔却死名於是安
居以衣抽名既畢而欲向遊貴人所貴
人亦至云知汝無他得還甚善努力
修功德吾身福徹不辦生天受報於
此輔佐府君亦優游富樂神道之美
吾家在宛陵姓某名某君還為吾致意
深盡奉法勿犯佛禁可具以所見示語
之也乃以三力士送安居出門數步有
傳教送符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
經過戍邏以示之勿輒偷過偷過有
徒讁也若有水難可以此符投水中
即得過也安居受符而歸行久之阻
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曚然如

胲乃是其家屋前中方地也正開家　法苑珠林卷六十二　第二十張　言
中號慟哭注所送三人勸還就身安
居之身已臭穢吾不復能歸此人乃
强排之蹈於屍腳上安居既愈欲驗
黃永婦人故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
婦相見依然如有曩舊云已死得生
男即以其日而亡說所聞見與安居
悉同按五戒師字僧旻文襄陽人也宋
居長沙本與安居同里聞其口說安
居之終亦親覩果九十三焉
宋齊僧欽者江陵人也家門奉法年
十許歲時善相古云年不過三六父
母兄弟甚為憂懼僧欽亦增加勤敬
齋戒精苦至年十七宋昇平末得病
危篤家中齋祈彌勵亦淫祀求福疾
終不愈時有一女巫云此郎福力猛
盛魔魅所不敢親自有善神護之然
病久不差運命或將有限世有探命
之術少事天神頗曉其數當為君試
觔之於野中設酒脯之饌燒香然燈
或如寢寐須臾復興夕中一兩如此
經七日七夕云始有感見見諸善神方
為此郎祈禱蒙益兩算矣病必得愈

無所憂也僧欽於是遂差痛始消至
其後二十四年而終如其所言則一紀
十二年矣
梁九江廬山東林寺釋僧雖萬志沉
博游化已住會於江陵勸一家受戒
奉佛為業先有神廟不復宗事悉
用給施雖便撤取還寺因留設福至
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
母甚遑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怪
遂息雖曉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天雨
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
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壯偉有持胡
牀者乃對雖前踞之便勵色揚聲曰
君何謂鬼神乃無靈耶速拽下地諸
鬼將欲加手雖默念觀音稱聲未絕
即見所住牀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
著黃皮袴褶手提金剛杵擬之鬼便
驚散甲胄之屬碎為塵粉雖嘗於江
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為賊引
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雖於路求哀
請救雖曰唯至心念觀世音更無餘
信婦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立
其前足蹴之令去覺身貫三木自然

解脫見門猶閉閣司寔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出門自開也既聞即起重門洞開便越廓而東南數里將値民村天夜暗冥其夫先迷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共夫也遂共投商者遠避得免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唐兖州曲阜人倪買得妻皇甫氏爲有疾病祈禱泰山稍得瘳愈因被冥道使爲伺命每被使即死經一二日事了以後還復如故前後取人亦衆矣自云曾被遣取鄉人龐領軍小女爲其庭前有齋壇讀誦久不得入少間屬讀誦稍闕又因執燭者詣病女處乃隨而入方取得去問其取由乃府君四郎所命府君不知也論說地獄具有條貫又云地下許說生人非止一二但人微有福報追不可得如其有罪攝之則易皇甫見被使役至今猶存今男子作生伺命者兖州甚有三四人但不知其姓名耳右此二驗出冥報拾遺

占相篇第七十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illegible] 第三十八張 [illegible]

夫大教興起集德同成凡情緣備造
化從形心現相乗苦樂報異如蠟印
印泥印成文現其相可占致使在人
善以別善惡胡漢以分善貴賤有晦
明之別聖凡有清濁之異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見經云時佛會中有一比丘名
曰正見新入法服有疑念言佛說有
後世生天者人死皆無相報何以知
乎世間不參佛已預知佛告諸弟子
譬如樹本以一核種四大包鍊自致
巨盛牙葉華實展轉變易遂成大
樹樹復生果果復成樹歲月增益如
是無數佛告諸弟子欲取集華實埋
使更作核可得以不諸弟子言不
可得也彼已轉變日就朽敗核種復生
如是無窮轉生轉易終皆歸朽不可
復還使成本核也佛告諸弟子生死
亦如此本由癡出展轉合成十二因
緣識神轉易隨行而往更有父母更
受形體不復識故不得還報譬如冶
家鋅石作鐵鑄鐵為器成器可還使
作石乎正見答言實不可成鐵為石

佛言識神從往在中陰石成鐵
轉受他體如鐵成器消融易得
復還故識要受人身更有父母已有
父母便有六關一往在中陰不得復
還二隨所受身胞內三初生道遍六
故識想四生隨地故所識念念更起
新見想五已生便著念念故識念斷
六從生日長大習所新無復故識佛
言諸弟子識神隨作善惡死隨行
所見非故身不可復還識故而相合
報也未有道意無有淨眼身死識去
隨行變化轉受他體何得相報也譬
如月晦夜陰以五色物著冥暗中于
萬億人不能視物若人把炬照之皆
別五色如愚癡人暗蔽惡道未得慧
眼往來相報如月晦夜欲視五色終
不得見若修經戒守攝其意如持
炬火入別五色譬如無手欲書無目
欲視暗夜晝鐵水中求火終不可得
沒諸弟子勤行經戒深思生死本從
何來終歸何所得淨結除願稼自解
正見聞已歡喜奉行
隋盲王太子法益壞目因緣經云六

道各有其相第一地獄相者

夫人根元流浪生死漂滯馳騁
隨於五趣彼終生此皆有因緣
人根相貌今為汝說行步顛蹶
不自覺知視瞻眩惑常喜多忘
舉動輕飄浮游曠野此人乃從
活地獄來支節疼痛睡眠驚覺
夢寐凶惡黑繩獄來麁長戾眼
長齒喜瞋聲濁暴疾合會獄來
語聲高大不知慚愧喜闘喚呼
不別真偽眠臥呻吟夢數驚喚
當知此人號哭獄來常喜悲泣
登高遠望好鬪家人無有親踈
言便致羨經宿不食此人本從
大叫喚來身大腳細筋力薄劣
言語壅塞聲如破甕神識不定
心無孝順當知此人阿鼻獄來
身體麁醜長苦寒戰好熱喜渴
慳貪嫉妒見人施惠自致煩惱
此人乃從熱地獄來見火驚恐
復喜眠熱行步輕便不避時亘
所作尋悔復欲更施此人復從
大熱獄來小眼喜瞋所受多妄

所造短狹　無廣大心　見大而懼
視小輒喜　此人乃從　優鉢獄來
赤眼醜形　常喜鬪訟　誹謗賢聖
譏得道者　晝夜伺人　非法之行
當知此人　鉢頭獄來　眼視三偏
不孝二親　生便短命　殉年獄來
好帶刀劍　強撓人鬪　必爲人殺
外持獄來　身生瘡痍　口氣臭處
與人無親　瘖瘂獄來　形體長大
行步羸弱　少髮薄皮　常多病痛
見人則瞋　貪饕無厭　當知此人
從燒獄來　體白眼青　語便流沫
言無端緒　好弄塵土　見深淤泥
身臥其上　此人乃從　灰地獄來
卷頭着目　人所惡見　臨事惶怖
鋸樹獄來　手常執刀　開闔便喜
爲刀所害　從刀獄來　體黑咽塞
喜止冥室　口出惡言　熱灰獄來
薄力少氣　不得自在　得失之宜
二不由己　設見屠殺　不離其側
當知此人　從剝獄來　瞋喜無常
壽知變悔　時能辭謝　不經日夜
參責其心　如被刑罰　此人乃從

從地獄來[illegible] 喜福臭處[illegible] 好食[illegible]麁獘
所著醜陋 從屎獄來 顏色醜惡
口氣麁穢 好讒鬪人 善香獄來
當觀此惡 所從來處 知之遠離
如避劫燒 地獄之相 略說如是
第二畜生相者
又說畜生 受形殊異 專心思察
無造彼緣 語言舒遲 不起瞋恚
謙敬尊長 從象中來 身大臭穢
堪忍寒熱 俾瞋難解 從駱駝來
違行律食 不避險難 擔事識直
從馬中來 恩知寬仁 堪履寒熱
所行無記 從牛中來 高聲無愧
多所愛念 不別是非 從驢中來
長幼無畏 常含貪食 衆事不辭
從師子來 身長眼圓 遊於曠野
恰嫉妻子 從虎中來 毛長眼小
少於瞋恚 不樂一處 從鴿中來
性無反覆 喜殺害蟲 獨樂丘塚
從狐中來 少聲勇律 無有嫉妬
不愛妻子 從猿中來 不好妙服
伺捕奸非 少眠多怒 從狗中來
身饒毛長 饒食睡眠 不喜淨處

[illegible]
從猪中來 毛生羊來 獨樂山陵
貪食華果 從獼猴來 多安羅類
無所畏憚 行知反覆 從鳥中來
情多色慾 少於分義 心無有記
從鴿中來 所行反覆 强辯耐辱
不孝父母 鸚鵡中來 亦不知法
復不知非 晝夜愚惑 從羊中來
好妄喜談 數親豪族 衆人所愛
鸚鵡中來 所行卑暴 樂入衆中
言語多煩 鸜鵒中來 行步舒緩
意有所規 多害生類 從鶴中來
體小好婬 意不專定 見色心惑
從雀中來 眼赤齒短 語便吐沫
臥則纏身 從蚖中來 語則頭垂
不察來義 口出火毒 從鴟中來
獨處貪食 聲嚶喑啞 夜則少睡
從貓中來 穿牆竊盜 貪好偸盜
亦無親疎 從鼠中來 深觀相貌
從畜生來
第三餓鬼相者
身長多羸 以髮纏身 衣裳垢膩
從餓鬼來 饑渴慳貪 嫉彼所得
不好惠施 從餓鬼來 不孝父母

來去大小 動則搖[illegible] 從[illegible]來
不信至誠 所行[illegible]為 傷[illegible]以[illegible]
從餓鬼來 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貪使妬熱 從餓鬼來 常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食[illegible]恒 智者所[illegible] 從餓鬼來
聞不事佛 不好聞法 未能[illegible][illegible]
從餓鬼來 不敬妻子 兄弟姉妹
人所嫌嫌 從餓鬼來 生則孤[illegible]
無人瞻視 [illegible]歸求[illegible] 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意志[illegible][illegible] 不好榮飾 所行[illegible][illegible]
從餓鬼來 所為不[illegible] 所作[illegible][illegible]
人所[illegible][illegible] 從餓鬼來 或事[illegible][illegible]
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受人諫 從餓鬼來
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喜居闇[illegible] 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從風神來 身大喜好 [illegible]瞋合闘
獨樂神祠 從閑乂來 喜食貪[illegible]
見物貪著 無有忌[illegible] 從閑乂來
見者毛豎 直前熟視 如似所失
從羅剎來 體[illegible]皮[illegible] 顏色和悅
聞樂喜欣 乾沓和來 意好輕飄
香熏自塗 多諸伎術 乾沓和來
常喜歌儛 男女所侍 先語後笑
甄陀羅來 情性柔輭 曉了時節

能斷滑結 [illegible] 眞陀羅 [illegible] 求此餓鬼相

閻叉羅刹

第四修羅相者

圓眼而方　黃體金鬚　盡備夜術

阿須倫來　直前視地　無有疑難

見恐輒彗　阿須倫來　此是須倫

略說其相

第五人相者

知趣所生　所執不忘　曉了事業

從人道來　解諸幻僞　已不爲之

所作平等　從人道來　善惡之言

初不忘失　不信邪僞　從人道來

貪婬慳嫉　執心難捨　盡解方俗

從人道來　信意惠施　解法非法

心不偏彼　從人道來　不失時節

亦不懈怠　恭敬賢聖　從人道來

設見沙門　持戒多聞　下心承事

從人道來　供事諸佛　正法衆僧

隨時聞法　從人道來　聞法能知

聞惡不爲　速還泥洹　從人道來

此是人相　粗說其貌

第六天相者

依須彌山　有五種天　本所造緣

其相不同 腰細肺廣 常喜含笑（從兜率天）（[illegible]天來）（[illegible]）

智者當察 從幽天來 喜好微妙

少欲貪財 見聞則禪 從尸天來

身長艦白 顏色端正 不好火光

從護天來 常後於綠 聞惡不樂

不從彼受 從樂天來 思惟鬼善

好分別義 慈孝父母 毗沙天來

福不樂家 喜遊林藪 志念安邑

從三天來 財寶禪少 注早晚穿

心樂清淨 從三天來 任己自行

所為不勉 豈斷興達 從炎天來

意喜他經 不守己妻 常見所使

從化天來 孝事父母 常法訓義

己經後受 覺淨天來 非道求道

心無宿息 不樂在家 從覺天來

意願惟貪 常含睡眠 亦不解法

無想天來 六趣衆生 各有名本

性行不同 志操殊異

頌曰

善惡相對 凡聖道合 五陰咸同

六道爭法 占候觀察 各知先業

惡斷善修 方能止過

感應緣 略引六驗

[illegible]大士

漢黄頭郎

漢周亞夫

宋劉齡

梁沙門釋談

梁沙門釋智藏

周居士張元

第四三張 [illegible] [illegible]

漢文帝夢將上天而不能有一黃頭郎推而上之顧而見其衣後穿覺之漸臺見黃頭郎鄧通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遂有寵貴許負相之當貧餓死乃賜蜀銅山使自鑄錢以資之富半京師文帝病癰通常嗽之帝曰誰最愛我通對曰愛莫若太子使太子嗽而色難之由此含恨文帝崩景帝即位使案通擅鑄盡沒入家財卒窮餓死

漢周亞夫絳侯勃之次子也初許負相之曰君三年而侯五年而相其貴無上然卒以餓死亞夫曰嘻吾何緣如此若既大貴又何故餓死負曰一不終從理入口餓死法也後三年絳侯世子有罪黜而亞夫襲侯及破吳楚有大功爲丞相以忠諫彊直數忤景

帝竟下獄卒以餓死 右一人出冥祥記

宋劉齡者不知何許人也居晉陵東路城村頗奉法於宅中立精舍一間時設齋集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病亡巫祝並云家當更有三人喪亡鄰家有事道祭酒姓魏名巨常為章符誑化村里語齡曰君家衰禍未已由奉胡神故也若事大道必蒙福祐不改意者將來滅門齡遂至延祭酒罷不奉法巨云宜焚去經像災乃當除耳遂閉精舍戶放火焚燒炎熾移日而所燒者唯屋而已經像幡座儼然如故像於中夜又放光赫然時諸祭酒有二十許人亦有懼畏靈驗密委去者巨等師徒猶盛意不止被髮禹步執持刀索云斥佛還胡國不得留中夏為民害也齡於其夕如有人毆打之者頓仆于地家人扶起示餘氣息遂委癈躄不能行動道士魏巨其時體內發疽日出二升不過一月受苦便死自外同伴並皆着癩其鄰人東安太守水丘和傳於東陽無疑時亦多有見者 右一人出冥祥記

[illegible]

梁州招提寺有沙門名琰年幼出家
初作沙彌時有一相師善能占相語
琰師阿師子雖大聰明智慧鋒銳然
命短壽不經旬日琰師既聞斯語遂
請諸大德共相平論作何福勝得命
延長大德等云依佛聖教受持金剛
般若經功德最大若能善持必得益
壽琰師奉命入山結志身心受持般
若經餘五年既見延年後因出山更
見相師相師驚怪便語琰師云比來
修何功德得壽命長琰師具述前意
故得如是相師歎之助喜無已琰師
於後學問優長善弘經論匡究佛
法為大德住持年逾九十命卒於寺
梁鍾山開善寺沙門智藏俗姓顧氏
吳郡吳人也有墅姥工相人為記吉
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辯蓋世
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
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於是
講解頓息竭誠修道發大誓願不
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
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以香湯
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夜而聞室

第九張

中啓曰善男子汝律年三十一者是 [illegible]
報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
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
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年一無
沙門識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否
曰色相貴法年六十有餘藏曰五十爲
命已爲不夭況復過也乃以由緣告
之相者歎羨服後記畢壽於是江
左道俗諷誦此經多有徵瑞因藏通
感矣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於
本寺春秋六十有五 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後周時有張元字孝始河北萬城人
也年甫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常憂
泣晝夜經行以祈福祐復讀藥師經
云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
七日七夜轉讀藥師經每日行道勞
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
燈光普施法界祖目見明元求代闇
如此最勤經於七日其夜夢見有一
老翁以一金篦療其祖目謂元之曰
勿憂悲也三日已後祖目必差元於
夢中喜躍無仰遂即鬱覺乃更遍告
家人小大三日之後祖目果差 [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illegible]